

伊宁,可勾留的地方太多。你可以忘情于它的山林沟壑,你可以陶醉于它的民族风情,你可以畅游于它的岁月长河,你还可以立于白雪皑皑山之巅,引颈长啸,一抒胸臆,快慰人生!

伊宁那些我没去过的地方

——《车轮上的行囊》之九

黄俊生



心在路上

伊宁县古名宁远,当地人称“固勒扎”,就是“盘羊”的意思。天山盘羊属于国家野生保护动物,现在已经非常稀少了,但在七百多年前,意大利旅行家马可·波罗从帕米尔高原进入新疆时,盘羊一群一群地陪伴他从昆仑山一直走到中天山。我在新疆的一些博物馆里看到过盘羊的照片,高大威猛,长角虬曲,人们叫其“马可·波罗盘羊”。盘羊有安泰、祥和的象征意义,这就赋予了伊宁县平和、善良的城市性格。

采风,都以伊宁县城为中心,方圆百公里的人文景观、自然风景差不多都曾履及。祭布查尔的锡伯古城、霍城的大西沟福寿山、伊宁市的喀赞其民俗村、特克斯的八卦城与喀拉峻、昭苏的夏塔大峡谷、巩留的库尔德宁森林公园、尼勒克的唐布拉百里画廊以及伊宁县近郊的托乎拉苏大草原,都留有我的足迹。那雪山、峡谷、杉树林、河流、冰川的静美,难以用言语尽述。草原牧场上劲草葱郁、花团锦簇、白云飘浮,宛若流淌的画卷,令人豁然开朗。

有朋友知我自驾新疆,再三嘱托捎些“吊死干”回去。“吊死干”何物?后来,我们到伊宁县阿乌利亚乡“南通村”做客,才弄明白什么是“吊死干”。阿乌利亚住着一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新疆成边屯垦的南通人,见家乡来人,老乡们捧出各式鲜果干果招待我们,其中有一种杏干,看上去干硬似铁,没想到入口融化,甜中透鲜,香味突出。老乡说,这是挂在树上自然风干的杏子,伊宁特产,名叫“吊死干”,又叫“吊树干”,营养之高,杏中之最。说着,老乡把装杏干的果盘往我们面前推了推。

伊宁有“杏乡”之称。每年三月底四

月头,伊犁河谷和煦的春风吹融杏树枝头积雪,孕育了一冬的杏花含苞待放,一个盛大的杏花节就在天山脚下喀什河畔拉开帷幕。想象一下吧,春风拂来,刹那间,山谷、涧边、村头、牧场,胭脂点点,艳红朵朵,漫山遍野红云浮动,如梦,似幻。身着民族盛装的维吾尔、哈萨克、蒙古族姑娘在杏花林中翩翩起舞,小伙子扬鞭跃马在草原上酣畅驰骋,大巴扎上吆喝声叫卖声此起彼伏,小吃摊上特色美食散发令人垂涎欲滴的香味,吉尔格朗河两岸华灯齐放璨若繁星。我多想在维吾尔姑娘热情的歌声和曼妙的舞姿中醉一回,多想在辽阔的草原上一手抓羊肉,一手把美酒,在哈萨克族“姑娘追”“刁养”的马蹄声中把喉咙喊哑!

可是,我还没参加过杏花节。我们下榻的伊宁县宾馆又名“弓月城大酒店”,离它三公里,是“弓月城遗址”。弓月城是唐代丝绸之路北线重要的军事、政治、商贸中心。大唐贞观末年,西突厥部趁李世民驾崩之际起兵叛唐,在这里建大、小牙城,小牙城就是弓月城,唐王朝先后三次遣将派兵,平定叛乱,一统西域。弓月城毁于宋元,后人曾出土陶罐、镀金铜佛、古陶盆、铸有阿拉伯铭文的银币等,如今,这里兴建了遗址公园,园内盛产大白杏,“桑树王”“杏树王”“榆树王”和独木成林的老核桃树,则见证了维吾尔族先民屯垦历史。

我曾想在一个朝阳抹红山岗的早晨,站在弓月城废墟边,去叩击城墙上岁月大门,拂拭城头上历史烟尘。我相信,只要沉得下心,就一定能看到城中商铺林立、人流如织、骆驼往返的兴旺景象,看到车马辚辚、马萧萧、行人弓箭各在腰的行军情景,看到战马嘶鸣、箭矢如蝗、刀枪撞击、血流成河战争场景。俯下身,就能从历史的长河里捞取到记忆碎片,破解与认知弓月城的兴衰之谜。

拜别弓月城,我想去已是平坦田畴

木槿

□低眉

木槿这种花,我生怕对不起它。它不是最美,而是最亲。关于它,可以说的,简直太多。一直不说,不想草率惊动它。好比我外婆,她不过是睡了,有朝一日,还会醒来。我们见面,在另一个世界。随便把她喊醒,这怎么可以。

木槿在经学史上,是有故事的。这个故事,和一个美人有关。这个美人,就是文姜。“有女同车,颜如舜华,将翱将翔,佩玉琼琚。彼美孟姜,彼美孟姜,洵美且都。有女同行,颜如舜英。将翱将翔,佩玉将将。彼美孟姜,德音不忘。”

这是两千六百年前的初夏。马车从风里走过,载着木槿花一样的美人。以及,爱她的男子。这男子对他身旁的女子,珍爱之意溢于言表。诗里的“舜华”和“舜英”,就是木槿花。传说这木槿花一样的女子,就是齐僖公的女儿,文姜。刚刚成年的文姜,明亮美艳,不可方物,更兼品性端好,风度娴雅。她的未婚夫,是郑国的太子,忽。传言说,这首诗的流传,是郑国百姓为祝愿他们婚姻幸福。

美而哀伤的文姜,是一个让我读不动,也怕读的女人。事情的结果,令所有的人都大跌眼镜。民众的祝福,并没有加持文姜的婚姻,她是个太不幸福的女人了。

郑国的太子忽,是神经错搭几十根的家伙,是文姜不幸一生的根源。他竟然在和文姜订婚之后,两度退婚。退婚的理由,也特别无聊。第一次是因为“齐大非偶”,第二次是因为北戎入侵齐国,他率部帮助

月头,伊犁河谷和煦的春风吹融杏树枝头积雪,孕育了一冬的杏花含苞待放,一个盛大的杏花节就在天山脚下喀什河畔拉开帷幕。想象一下吧,春风拂来,刹那间,山谷、涧边、村头、牧场,胭脂点点,艳红朵朵,漫山遍野红云浮动,如梦,似幻。身着民族盛装的维吾尔、哈萨克、蒙古族姑娘在杏花林中翩翩起舞,小伙子扬鞭跃马在草原上酣畅驰骋,大巴扎上吆喝声叫卖声此起彼伏,小吃摊上特色美食散发令人垂涎欲滴的香味,吉尔格朗河两岸华灯齐放璨若繁星。我多想在维吾尔姑娘热情的歌声和曼妙的舞姿中醉一回,多想在辽阔的草原上一手抓羊肉,一手把美酒,在哈萨克族“姑娘追”“刁养”的马蹄声中把喉咙喊哑!

可是,我还没参加过杏花节。我们下榻的伊宁县宾馆又名“弓月城大酒店”,离它三公里,是“弓月城遗址”。弓月城是唐代丝绸之路北线重要的军事、政治、商贸中心。大唐贞观末年,西突厥部趁李世民驾崩之际起兵叛唐,在这里建大、小牙城,小牙城就是弓月城,唐王朝先后三次遣将派兵,平定叛乱,一统西域。弓月城毁于宋元,后人曾出土陶罐、镀金铜佛、古陶盆、铸有阿拉伯铭文的银币等,如今,这里兴建了遗址公园,园内盛产大白杏,“桑树王”“杏树王”“榆树王”和独木成林的老核桃树,则见证了维吾尔族先民屯垦历史。

我曾想在一个朝阳抹红山岗的早晨,站在弓月城废墟边,去叩击城墙上岁月大门,拂拭城头上历史烟尘。我相信,只要沉得下心,就一定能看到城中商铺林立、人流如织、骆驼往返的兴旺景象,看到车马辚辚、马萧萧、行人弓箭各在腰的行军情景,看到战马嘶鸣、箭矢如蝗、刀枪撞击、血流成河战争场景。俯下身,就能从历史的长河里捞取到记忆碎片,破解与认知弓月城的兴衰之谜。

拜别弓月城,我想去已是平坦田畴

月头,伊犁河谷和煦的春风吹融杏树枝头积雪,孕育了一冬的杏花含苞待放,一个盛大的杏花节就在天山脚下喀什河畔拉开帷幕。想象一下吧,春风拂来,刹那间,山谷、涧边、村头、牧场,胭脂点点,艳红朵朵,漫山遍野红云浮动,如梦,似幻。身着民族盛装的维吾尔、哈萨克、蒙古族姑娘在杏花林中翩翩起舞,小伙子扬鞭跃马在草原上酣畅驰骋,大巴扎上吆喝声叫卖声此起彼伏,小吃摊上特色美食散发令人垂涎欲滴的香味,吉尔格朗河两岸华灯齐放璨若繁星。我多想在维吾尔姑娘热情的歌声和曼妙的舞姿中醉一回,多想在辽阔的草原上一手抓羊肉,一手把美酒,在哈萨克族“姑娘追”“刁养”的马蹄声中把喉咙喊哑!

可是,我还没参加过杏花节。我们下榻的伊宁县宾馆又名“弓月城大酒店”,离它三公里,是“弓月城遗址”。弓月城是唐代丝绸之路北线重要的军事、政治、商贸中心。大唐贞观末年,西突厥部趁李世民驾崩之际起兵叛唐,在这里建大、小牙城,小牙城就是弓月城,唐王朝先后三次遣将派兵,平定叛乱,一统西域。弓月城毁于宋元,后人曾出土陶罐、镀金铜佛、古陶盆、铸有阿拉伯铭文的银币等,如今,这里兴建了遗址公园,园内盛产大白杏,“桑树王”“杏树王”“榆树王”和独木成林的老核桃树,则见证了维吾尔族先民屯垦历史。我曾想在一个朝阳抹红山岗的早晨,站在弓月城废墟边,去叩击城墙上岁月大门,拂拭城头上历史烟尘。我相信,只要沉得下心,就一定能看到城中商铺林立、人流如织、骆驼往返的兴旺景象,看到车马辚辚、马萧萧、行人弓箭各在腰的行军情景,看到战马嘶鸣、箭矢如蝗、刀枪撞击、血流成河战争场景。俯下身,就能从历史的长河里捞取到记忆碎片,破解与认知弓月城的兴衰之谜。

拜别弓月城,我想去已是平坦田畴齐国,打败了北戎。然后他就再一次退婚。理由是以前没帮齐国的时候,都不敢娶齐侯的女儿,现在帮助了齐国,更加不能娶齐侯的女儿了,这不是用郑国的军队换取自己的婚姻吗?

这是一场历史上著名的退婚。这场退婚直接导致了同样著名的另一场不伦之恋。经受重创的文姜,爱上了同父异母的哥哥姜诸儿。这自然是一场可耻的不伦之恋了。但是文姜有什么办法呢?她得了无法自愈的爱情病。齐僖公为掩盖不伦之恋,只能将文姜嫁给鲁桓公。之后,姜诸儿即位,成为齐襄公。后来的事情历史都已经知道。文姜的老公发现了这段奸情,并且愤怒地质问姜诸儿,导致自己被慌乱的姜诸儿刺杀身亡。文姜的儿子即位,成为鲁庄公。患了爱情癌的文姜,自带失心疯的光芒,她并没有为鲁桓公守灵,而是留在齐鲁边境,喝着爱情的鸩酒,进行着最后的疯狂,直到姜诸儿被叛国的乱军杀死。爱情的回光返照结束了。

大火就像一场刮骨疗伤,它烧死了文姜的爱情癌,却没有烧毁她的智慧心。文姜的使命并没有结束。她振奋精神,长袖善舞,理智恢复。帮助儿子在长勺之战中打败了齐桓公。

有人认为,《有女同车》只是文姜的一个回忆。彼时,她叶嫩花初,年纪尚小,人生的况味,并不知道。两千多年前这辆春天的马车,它奔赴的终点,并不是美好如童话的婚姻,而是残酷如阴谋的历史。

在《左传》这样的史书里,也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佐证,能够证明文姜与《有女同车》的关系。所以,归根结底,这辆马车里载着的女子到底是不是文姜,谁也说不清楚。

说不清楚,就不要去说了。我根本就不需要这么混乱不幸福的事情跟木槿有关,它是我外婆的花。那是三四十年前的初夏,我站

的怀顺城遗址凭吊一番,是的,这座准噶尔时期回人居住的城垣,值得走一趟,哪怕它现在只剩下地名,连残垣断壁都不复存在。当然,我还想去奎逊墩成吉思汗台将台发思古之幽情,登上30米的土高台,俯瞰伊犁河两岸万顷平川,遥想当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此定策西征、会师伊犁,听邱处机老道描述成吉思汗虎狼之师所言“山川相缪,郁乎苍苍,车帐如云,将士如雨,马牛被野,兵甲赫天,连营万里,千古之盛,未尝有也”,成吉思汗弯弓射大雕的魁伟身姿便跃然眼前。

可惜,我至今连弓月城遗址都没去过。那一天,我驱车去乔尔玛,准备顺道在尼勒克县买点闻名已久的黑蜂蜜。出伊宁县城,上了315省道,刚攀上一座山坡,忽见一块路牌:速檀奎思汗麻扎,遂想顺路去看看。不料想,转了半天,只寻到一个维吾尔族村庄,和好奇地打量我们的维吾尔老人、小孩,没寻到麻扎。想想还要赶路,便放弃寻找。

我知道,麻扎是伊斯兰教中地位显赫之人的陵寝,比如汗王、智者、圣徒坟墓,但这个速檀奎思汗是谁?还真的陌生。后来查了资料,才知道原委。速檀是阿拉伯语,君王的意思,又一译名为“苏丹”,歪思是成吉思汗第十世孙,明永乐年间曾是统辖伊犁河流域和天山南北“亦力把里汗国”的大汗,他是最后一位统治伊犁河流域的蒙古族人,信仰伊斯兰教,在伊犁地方史上占有重要一席。歪思在位仅十年,后战死在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畔,归葬伊宁,建了这座麻扎,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歪思汗这样的历史人物记载在久远的岁月中被历史的烟尘渐渐淹没,尽管,我想寻找伊宁对他的真实记忆,但我连速檀奎思汗麻扎都没找到。

伊宁,可勾留的地方太多。你可以忘情于它的山林沟壑,你可以陶醉于它的民族风情,你可以畅游于它的岁月长河,你还可以立于白雪皑皑山之巅,引颈长啸,一抒胸臆,快慰人生!只可惜,我还有那么多的地方没去过……

月头,伊犁河谷和煦的春风吹融杏树枝头积雪,孕育了一冬的杏花含苞待放,一个盛大的杏花节就在天山脚下喀什河畔拉开帷幕。想象一下吧,春风拂来,刹那间,山谷、涧边、村头、牧场,胭脂点点,艳红朵朵,漫山遍野红云浮动,如梦,似幻。身着民族盛装的维吾尔、哈萨克、蒙古族姑娘在杏花林中翩翩起舞,小伙子扬鞭跃马在草原上酣畅驰骋,大巴扎上吆喝声叫卖声此起彼伏,小吃摊上特色美食散发令人垂涎欲滴的香味,吉尔格朗河两岸华灯齐放璨若繁星。我多想在维吾尔姑娘热情的歌声和曼妙的舞姿中醉一回,多想在辽阔的草原上一手抓羊肉,一手把美酒,在哈萨克族“姑娘追”“刁养”的马蹄声中把喉咙喊哑!

可是,我还没参加过杏花节。我们下榻的伊宁县宾馆又名“弓月城大酒店”,离它三公里,是“弓月城遗址”。弓月城是唐代丝绸之路北线重要的军事、政治、商贸中心。大唐贞观末年,西突厥部趁李世民驾崩之际起兵叛唐,在这里建大、小牙城,小牙城就是弓月城,唐王朝先后三次遣将派兵,平定叛乱,一统西域。弓月城毁于宋元,后人曾出土陶罐、镀金铜佛、古陶盆、铸有阿拉伯铭文的银币等,如今,这里兴建了遗址公园,园内盛产大白杏,“桑树王”“杏树王”“榆树王”和独木成林的老核桃树,则见证了维吾尔族先民屯垦历史。我曾想在一个朝阳抹红山岗的早晨,站在弓月城废墟边,去叩击城墙上岁月大门,拂拭城头上历史烟尘。我相信,只要沉得下心,就一定能看到城中商铺林立、人流如织、骆驼往返的兴旺景象,看到车马辚辚、马萧萧、行人弓箭各在腰的行军情景,看到战马嘶鸣、箭矢如蝗、刀枪撞击、血流成河战争场景。俯下身,就能从历史的长河里捞取到记忆碎片,破解与认知弓月城的兴衰之谜。

拜别弓月城,我想去已是平坦田畴齐国,打败了北戎。然后他就再也没有然后了。乡下的人,是不懂伤感的。不识字的人也没有那么多的离情别意。这貂蝉一样的粉花,到底叫个什么名字,我从来也不曾去求证过。外婆说它叫什么,它就叫什么。一个人走了,一株树替他活着,春天发芽,夏天开花,白天灿烂,夜晚沾露。守着自己的家人,替他承受人间的思念。

其实木槿非常好养。它喜欢阳光、湿润之地。它断根扦插亦生,倒之横之亦生,生之极易,根深叶茂,绝非春荣秋悴之辈可比。入夏后,丛生花蕾,盛开至傍晚后即凋萎,但是花期久长,能延长至九月。据传,徽州山区的居民用木槿花煮豆腐吃,福建人用木槿煎油饼,有“面花”之称。

白木槿大概是好吃的。《植物名实图考》:“木槿,今惟用皮治癣。江西、湖南种之,以白花者为蔬,滑美。”花的吃法,无非泡茶、浸酒、糖腌、煲汤、制饼、做羹、炒食……而已。什么样的吃法,当得“滑美”二字?恐怕是炒,或者沾了生粉煎。食花是有闲情的一件事。做一个食花者,东园吃酒西园醉,南陌采花北陌归,各种虚度时光,我不反对。我也可以接受拿花来泡茶。但是拿花炒煎我不接受。把花放在油锅里炒,是残忍的。炒花之徒,是暴徒。

小雪这天,我从单位的路旁经过,看见木槿掉光了叶子,一动不动地站着。薄金的阳光,穿过它们细长光秃的枝条,留下影子,轻薄又透亮。侧耳倾听,盛夏里花朵开落的回响,我一串也听不到。来年里隐匿潜藏的花苞,还没有到来。

伊宁,可勾留的地方太多。你可以忘情于它的山林沟壑,你可以陶醉于它的民族风情,你可以畅游于它的岁月长河,你还可以立于白雪皑皑山之巅,引颈长啸,一抒胸臆,快慰人生!



我们的叹息声或担忧的呼唤,也成了微弱的风,在这头吹啊吹,落不到地上,只能吹动一两点尘埃。

只要记得一直走

□维愚



小区里的玉兰花悄悄地开了,不记得它往年是否也是这个时节绽放,还是更早,等我看到它的时候,白色的花朵已经全数绽放。街上的樱花也开了,这里原来有这样大一棵樱花树的么?马路上,有人依旧穿着厚厚的羽绒服,已是春暖花开的天气,他们的春装呢?是找不到了,还是来不及翻找,还是压根忘了春天已经到来?

去年这个时候,我跟学生说:“教室外那棵树,冬天秃得像块假山石,你们成天拿它晾拖把,看,人家在春天这么好!”今年这棵树熬过了独自丑陋的冬天,又要寂寞地度过独自美丽的春天了。孩子们是不会记得它的,他们有自己的事务和烦恼,我或许能看到比他们多的风景,却还是难免会偶尔遗漏这棵树,和其他什么。

一句话难以概括这个冬天。它枝桠横生,一个人就是一段漫长的故事。对我和我身边绝大多数熟人来说,这是一段单调重复的空白,像两个乐章之间稍显长一些的过渡留白。我的父母戴着口罩买菜,在无人的午后散步,即使世界停摆,他们的发条依然有条不紊地转动;小姐妹们每天在网上讨论今天学了什么新菜式,什么时候复工,烦恼归烦恼,快乐归快乐;外婆打来电话,希望邮一些糖果过去;“小布尔乔亚”们拍了新的vlog,展示自己新买的牛油果和鲜花……我们单调地快乐着,单调地盼望着春天。我的丈夫大概是其中比较奇特的一位,只有他每天单调地忧虑着,总觉得这个冬天漫长到无法结束。他总是忧心忡忡,但也偶尔会忘怀,毕竟可享受

我猜想,张寒先生引用这句诗文,除开观天地大美而无言的闲情,更多是出于他钦仰古人豁达之心、直躬行道的用世之志。

夕阳素月总是情

□江徐



几年前,游览南通博物院时经过一座亭榭,当时正值春天,梁上挂下一房一房的紫藤,甚是烂漫,于是拍了张照片。至于榭前那副楹联,走马观花一看而过。

前段时间又去那里,再次经过藤东水榭,时节已是入冬,紫藤也已凋零。这次,我留心看了门上的楹联,那是实业家张謇的集句:待其送夕阳迎素月,若已窥烟液临沧洲。

出于对古诗文的喜好,回去查阅了一下才知晓,上联当中的“送夕阳迎素月”乃一典故,出自北宋诗人王禹偁的代表作《黄冈竹楼记》:“待其酒力醒,茶烟歇,送夕阳,迎素月,亦滴居之胜概也。”

王禹偁是农家子弟,出身贫寒,没有背景,幼年的他估计是亲友眼里“别人家的孩子”——聪颖好学,九岁能文,胸怀远大志向。三十岁进士及第,从此走向仕途。

求学时,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,工作了,是个清廉刚正的父母官。他视杜甫、白居易为榜样,就连政治理想也和杜甫的如出一辙:“致君望尧舜,学业根孔姬。”王禹偁的处世格言正如他的为人:“兼磨断佞剑,拟树直言旗。”

直谏不讳的品性,让王禹偁为官期间屡遭贬谪。不惑之年,王禹偁被贬至黄州,明明是降职,他却乐得逍遥,因地制宜建造了一座竹楼。关于竹楼的四季环境,文中写道:“夏宜急雨,有瀑布声;冬宜密雪,有碎玉声。宜鼓琴,琴调虚畅;宜咏诗,诗韵清绝;宜围棋,子声丁丁然;宜投壶,矢声铮铮然……”

竹楼虽简陋,王禹偁倒能怡然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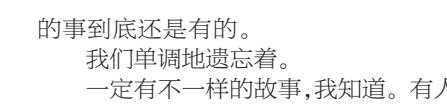
伊宁,可勾留的地方太多。你可以忘情于它的山林沟壑,你可以陶醉于它的民族风情,你可以畅游于它的岁月长河,你还可以立于白雪皑皑山之巅,引颈长啸,一抒胸臆,快慰人生!



我们的叹息声或担忧的呼唤,也成了微弱的风,在这头吹啊吹,落不到地上,只能吹动一两点尘埃。

只要记得一直走

□维愚



的事到底还是有的。我们单调地遗忘着。一定有不一样的故事,我知道。有人不能遗忘,有人无法遗忘,有人的快乐和盼望夹杂着别的东西,有人的忧虑不只是忧虑。有人回首看来,这段故事绝不仅是一个过渡章,而是新乐章的开始,或是充满强音和快节奏的高潮段。这些故事离我们太远了,远到即使它振聋发聩,在我们听来,也缥缈得难以捕捉。甚而,每一段故事都太遥远了,远方的乐声飘散在风里,当人们听到它们的时候,早已只剩下零星片段。于是我们的叹息声或担忧的呼唤,也成了微弱的风,在这头吹啊吹,落不到地上,只能吹动一两点尘埃。

就好比我连我的丈夫都无法安抚。越是理解他的忧虑是有道理的,越是难以找到合适的措辞去安慰他,越是知道风中的故事是真实的,越是感觉山长水阔,相隔遥远,无能为力。

最近偶然刷到一首歌,叫《go west》。歌曲旋律高昂,节奏轻快,迪斯科风格的电子合成器音效混合雄浑的男声和声,每一句开头都嵌着两拍和声:go west!向西走,一直走!听起来很带劲。歌词也很带劲,告诉听众一切都会变好,我们会手牵手,到一个天更蓝,更美好的新境界中去,只要一直走,一切都会变好。

关于这首歌的解读有很多,也有不少人说它充满了隐喻。但我只是单纯想把它分享出来。给我的丈夫听一听,给远方的人们听一听。我觉得这首歌很好,想让他们听到。因为无论如何,我们只有相信“we will feel just fine”(我们将会感到舒畅),无论往哪个方向走,一直走下去,大概总有一天,春天会真正到来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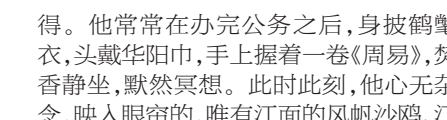
即使遗忘了很多事情,只要记得一直走,一直走,那些被忘记的,会重新一一被记起。

伊宁,可勾留的地方太多。你可以忘情于它的山林沟壑,你可以陶醉于它的民族风情,你可以畅游于它的岁月长河,你还可以立于白雪皑皑山之巅,引颈长啸,一抒胸臆,快慰人生!

我猜想,张寒先生引用这句诗文,除开观天地大美而无言的闲情,更多是出于他钦仰古人豁达之心、直躬行道的用世之志。

夕阳素月总是情

□江徐



得。他常常在办完公务之后,身披鹤氅衣,头戴华阳巾,手上握着一卷《周易》,焚香静坐,默然冥想。此时此刻,他心无杂念,映入眼帘的,唯有江面的风帆沙鸥,江畔的烟云竹树。光阴似水,静静流淌,等到从中午的醉酒醒来,茶炉的烟已熄灭,又可以送走夕阳,迎来皓月。在他看来,这真是贬谪生涯中的一大乐事。

这般悠然自得,这般闲情雅致,不禁想到归园田居的陶渊明、隐居辋川的王摩诘、醉倚临皋亭的苏东坡、刘禹锡的“斯是陋室,唯吾德馨”、无门慧开禅师的“春有百花秋有月,夏有凉风冬有雪 ”……

庸庸浊世,难得素心人。半个多世纪后,苏东坡同样被贬至黄州,那时,王前辈散帙自珍的竹楼大概已朽烂。但他的诗文、诗文蕴含的风采在流传中生生不息。苏东坡谈之,赞曰:“默然如秋霜夏日,不可狎玩。”

我猜想,张謇先生引用这句诗文,除开观天地大美而无言的闲情,更多是出于他钦仰古人豁达之心、直躬行道的用世之志。

和王禹偁相似,张謇出生在农商间作的小户人家,从小接触到底层的贫困生活,这也促使他后来形成民本思想。纵观历史,凡有大作为的人,都能以审时度势的眼光看待尘世的风云变幻。退出政坛后,张謇踏上一条兴办实业、强国富民的道路。

瞻仰濠河畔的张謇纪念馆,可以了解他一生伟业。生活在南通这座宜居小城,孩子上学,老人看病,去更俗剧院看一场电影,呼朋引伴逛公园,漫步街头……处处可以感觉到张謇的遗迹。“待其送夕阳迎素月,若已窥烟液临沧洲。”再次品读耑翁这一集句,我想,假若只看到“夕阳素月”“烟液沧洲”,未免是断章取义的诗意,“待其”“若已”这两个词,才连通诗文所具风骨的筋脉。

而“烟液”与“沧洲”,在我理解中,也许含有王禹偁的意境,更像取自苏东坡的怀古、曹孟德的胸襟。